# 张翁赠我“半生谣”

## ——痛忆山东作家张殿臣先生

□ 谢新华

2020年5月13日,当太阳又一次升起,83岁的张殿臣先生已作古。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资料袋里找出珍藏许久的老先生赠我的“半生谣”,展开,泪水潸然。

12日晚,在群里惊闻张殿臣老先生去世,万分悲痛,想着再忙也要去送老先生一程。

我和老先生相识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还是一名狂热的文学少年。白天在棉花加工厂干临时工,夜里趴在马棚里的纸箱子上写小说诗歌。和我一块当保卫的有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叫张广涛的,知道我喜欢写点东西,就推荐我去县城找他大伯——在县文化局工作的作家张殿臣先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张殿臣先生已经是巨野的知名人士,和成武的张保辰、巨野的毕士臣并称菏泽地区文艺界“三臣”。

当时的巨野县文化局位于县城北关永丰街北段,在一排带走廊的瓦房其中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张殿臣先生。我张口喊局长,张殿臣先生赶紧制止:“我不是局长,是科长。”当时,张殿臣先生应该是县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当时我就想,张先生如此声望,为什么还不是局长呢。后来才明白,做学问和做官本就不是一码事。

先生看了我带来的一捆诗歌小说,一篇篇,很仔细地看,当场指出我习作的缺点和优点,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说:“等你出了名,这些作品都能拿出来发表。”先生说,文学的路很长,也很难,多写点新闻稿,更容易出成绩。

第二次和先生相见,是十几年后的2000年,我被招聘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专职写稿。听说我进城了,先生专门找到我,让我激动万分。

2003年,新巨野报创刊,我和先生联系更密切,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们说说话,有时候还带来稿子。开始是工工整整的手写稿子,有诗歌、散文、戏剧。后来怕我们打字困难,就在打字社打好,拷来电子版方便我们用。2007年冬,先生为新巨野编辑部赋诗一首:“手握笔管跨相机,麟州大地洒足迹,山川园林书美景,城乡厂矿采消息……”并特意请书法家书写,我们装裱后挂在办公室醒目的位置,成为编辑部同仁座右铭。

晚年的先生,一架金丝眼镜,满头银发一丝不乱,一派学者风范。夏天是白色绸缎短袖上衣,白色绸缎长裤,白色袜子,黑色凉鞋;冬天是厚大的羽绒服,一顶灰色线织帽。春秋则是夹克衫,装束干净整洁。

后来,先生年龄大了,骑自行车不方便,每次来,改骑脚蹬三轮车,不徐不疾。县委大院搬迁新址,先生仍穿越大半个县城时常来编辑部坐坐,我每次都恳请先生留下,在机关食堂随便吃顿饭,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先生大老远来,一杯清茶,怎能让我等晚辈过意的去?

几年间,新巨野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先生的大量文章,但由于是内资刊物,没有稿费,全体同仁心生愧意。曾有那么两年,逢年过节,我们买点过节的礼物给先生送去,倒惹得先生很不好意思。

生于1937年的先生,笔名张凡、仇石。1957年,他毕业于山东菏泽第一师范。供职于巨野县文化体育委员会,任文化科长,是国家一级编剧、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菏泽地区作协理事,菏泽地区戏协理事,县作协主席。

先生一生勤于笔耕,先后发表《琴弦上的梦》《将军锄》《接鞭》等诗歌、散文、小说、曲艺作品200余篇,编写大中型剧本《荒唐人小传》《鸳鸯歌》《人情鬼债》《拔篱笆》《七品红娘》等17部,多次获省地创作奖。电视戏剧小品《夫妻醉酒》等4件被省地电视台采用演播。晚年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编的《巨野民间故事卷》和《巨野民间歌谣谚语卷》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卷本,多次受到省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奖励。辞条辑入《齐鲁艺坛群星》《山东作家名人词典》《齐鲁民间文艺家传》。

2015年,由先生作词,著名作曲家戚建波作曲,全国著名歌唱家刘和刚演唱的巨野县歌《麒麟降生的地方》被广为传唱,在巨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巨野人倍感骄傲的颂曲。

丙午年冬,先生赠我亲笔书写的《半生谣》。“我本农家子/自幼憨且贫/幸得父母宠/早入学校门/蒙师勤教诲/学习尚认真/偶能居榜首/亲都俱欢心/相见每勤勉/壮吾胆与心/渐立鸿鹄志/自强亦自尊……”让我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一个黄土地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为人师表,淡泊宁静,更有铮铮傲骨。先生宽以待人的师者情怀,当是吾辈做人作文的榜样。

先生生前,我们喊张老师。但我更愿意把先生当成家人、当成自己的长者。

5月13日下午2时许,去巨野县田庄镇先生老家文庄村吊唁,遗像里的先生音容笑貌依旧,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鞠躬,默哀,慈祥一如生前。

我仿佛听到先生像呼唤自己的孩子那样轻轻地叫我:“新华……”

张老师,我来送您了。

# 我家的饺子情缘

□ 李玉明

我家人都爱吃饺子,但是家里却不经常吃饺子。原因是我妈认为饺子是很有仪式感的食物,必须要具备一定或不一定条件。

逢年过节、每逢家里有高兴事儿、来客、家人过生日、要远行或归来,都要包饺子。这些是“一定”。

也有“不一定”:我妈她老人家随时看个电视节目高兴,和邻居聊个天儿高兴,我儿子要求吃饺子……

看我妈包饺子简直就是享受。拿起一个面皮,用筷子夹起好多馅料,左右手配合随便那么捏几下就是一个弯胖的月牙。不管怎么随便摆放,它们都是稳稳当当“坐着”的,或者说“站着”也许更确切。我包的饺子才更随便,除了大小、形状不同,不是躺着就是趴着,妈都笑着忍了。

我妈有个很厉害的技术:不论几次周期性揪剂子、擀皮儿,不论中途怎么聊天,到最后都会知道共有多少剂子。我也一直这样做,即使我揪剂子“五世同堂”都不算问题,终究一次都没能确切知道总数。妈说:真是个过日子心里没数儿的丫头啊!

那些我揪出的面团,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从记事儿起,我就开始学着包饺子:虽说难看,但是能包上。擀皮虽然不圆,但也能用。和面虽然不能做到面光、手光、盆光的三光,但吃是能做到一光:盘光。

看我妈包饺子几十年,我也没学会如何把那么多馅料完美、完整包进去的本事。我包的饺子要么瘪塌馅小,要么煮到一半儿必主动“开门纳客”。

关于揪剂子这手艺,从我十岁到我三十岁,妈一直在教,后来终于放弃了。我自知没面子,但必须找理由:我要是面皮儿,多包点馅、少包点馅没啥区别,反正也没人夸我“有容乃大”,多煮一会儿、少煮一会儿也都难逃一劫,都是被咕嘟嘟煮半天;我要是馅儿,衣服大了、小了,多煮一会少煮一会,反正都得熟了才能被“刑满释放”;我要是饺子汤,来游泳的鸭子个头儿大点小点都一样,不玩够了谁也不会出去;我要是锅,来客有多少、有多胖多瘦我可不在乎,反正我就这么大。

不过从那以后为了让自己更有“面”子,我主动专职擀皮儿。这项目技术含量比其他低些,只要让剂子落地按扁,平行转体两周半,难度系数1.0左右……

我家吃饺子,还有“例外中的一定”。我爸还在时,病愈出院,妈一个人在家包了饺子:老李头儿,今天庆贺你凯旋!妹妹在一线连续早出晚归会战加班很辛苦,妈每天都会给妹包一盘饺子:我老姑娘辛苦了!我结婚、生子,妈都会包饺子:大姑娘啊,以后是人家媳妇了,改改你那臭脾气!大姑娘啊,谢谢你让我当姥姥……

妈喜欢下厨,喜欢看家人因为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妈退休以后一直守着她固定的5平方米,用食物尤其是用饺子,守着我们的胃和我们不固定的心情。

多年来,饺子里包含着我们家开心的一切,包着我们握住的一切时光。我在某个午夜梦回时,突然觉得饺子是一对紧紧收拢的翅膀。又或许,那是妈想护住她的拥有,所以翅膀紧紧向前合抱着不肯松开。饺子在我家是爱的代指。爱是营帐,也是帆船;爱是软肋,也是铠甲。

不只是我家,应该饺子对华夏儿女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你看饺子的形状,像弯弯的月牙,照着团圆,照着归人;像旧时屋檐,遮风挡雨,让人安然栖息;像点亮的灯盏,照着生活,照着梦想;像笑着的眼睛,看向世界,也看见自己;像紧握的拳头,握着我们迎战未知的决心,握着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

# 认真做好一件事

□ 王利军

一表弟专做火龙果批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闲谈中我问他,为何不同时多做几样水果?他笑答,能做好一样就很好了。听后细想,他说的很有道理。

荀子在《劝学》篇中写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寄托者,用心躁也。《尚书》中一再强调的“惟精惟一”都是在告诫我们把心镇定下来,一心一意把一件事做到最好。袁隆平一生只做杂交水稻,屠呦呦专注做青蒿素,他们都获得大成功,也印证这一点。

我们目前所开展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也是一样。因为历史的原因,前几年,我们菏泽市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部分河流水质被污染,儿时经常欣赏的鱼翔浅底成了奢望。个别年份的冬天白天很少看到太阳,整天灰蒙蒙,体会不到冬日暖阳。夏夜在院子里给孩子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却怎么也找不到牛郎星织女星。从2017年开始,全国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党中央决定用三年的时间打赢这场阻击战。三年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全体干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5+2,白加黑,夜以继日,清理淘汰近8000台十吨以下燃煤小锅炉,取缔3000多家散乱污企业,新建污水管网860公里,新、扩建污水处理厂22座,每日新增污水处理能力46.6万方。全市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用心、用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终于换来了全市连续三年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各项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去年全市氮氧化物浓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幅度全省第一,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天数全省第一,强化联勤联动,移送拘留和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数量全省第一。老百姓也切实感受到了我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天蓝了,水清了,各种鸟类越来越多,在鸟鸣中醒来变成了现实。

是啊,一个人在一个阶段能把一件事认真做好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天香楼随笔

# 一树合欢香满夏

□ 廖华玲

昨夜,雨下得很大,那雨帘,那雨丝,那雨滴,用激情在心中溅起层层涟漪,一场夏雨洗心尘。

清晨,漫步在公园的树林中,经过雨水的洗礼,树叶是格外的绿,突然,一缕幽香袭来,清新淡雅,沁人心田。闻香寻源,蓦然发现,合欢树开花了!远远地望去,或粉红,或白色的合欢花点缀在细密的绿叶间,素雅而绚丽,花影婆娑,暗香浮动。馨香的合欢花如同蒲公英一般,娇柔得一弹即破,嫩软得一吹便飞。粉红、淡白的细丝花瓣一朵朵、一团团铺在纤纤翠叶上,摇曳枝头。清风徐徐,素素的香气揉碎在微风里,暑热自消,这或许就是中医认为合欢花能够“静心安神”的缘故吧。

合欢花,开在六、七月,可以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且花的形态唯美:花朵宛如一把粉红色毛绒绒的刷子挂在树枝上,也似古代少女穿着细丝裙在枝头翩翩起舞,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微风拂过,扇去夏日里的热气,真可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合欢花色泽鲜艳而美丽,丝丝花瓣就像鸟儿的羽毛,在绿叶的衬托下,酷似凤凰涅槃。粉红的花色,犹如绯红的烟霞,也似含羞少女的红唇,令人悦目心动。小家碧玉的淳朴自然,大家闺秀的风韵雅致,这种夏日里震人心弦的风情化作一种思念: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

合欢花开,花叶相依,缠缠绵绵,情深意长,然而总有一种惆怅在滋生……好在合欢花是一味药,《神农本草经》记载:“合欢,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花香怡人,看来平息人心的怒火与愤懑,合欢花是有效的,至少史铁生是这么认为的。

作家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中,淡雅、朴素的文字里流淌的全是母爱。生病后,史铁生自暴自弃,失去的双腿让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好,他动辄对母亲大发脾气。一日,母亲送他去医院,途中捡回一棵合欢树,种在花盆里。“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经过母亲料理,“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这是一个顽强的生命,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史铁生终于回到了生活中,然而母亲却去世了,但他心灵开满鲜花,一定是那种粉嫩的合欢花。

喜欢合欢花,是因为青春的岁月中有一棵相依相恋的合欢树:二十多年前,初夏时节的大学校园,没有栀子花开,但我们还是迎来了毕业季。擦干泪水,忘记伤感,合欢花开送祝福。离别时,我站在一棵合欢树旁若有所思,内心的涟漪如鲜花绽放。我小心翼翼地拾起一朵落在泥里的合欢花,放在手心上,然后用手绢轻轻地擦拭绒绒的花瓣,那本已面目全非的合欢花又显动人粉色。收拾行囊,珍藏起这朵合欢花,自信地走出校门。从此,每到夏天,总有一朵合欢花芬芳着我的青春,芬芳着我的岁月。

合欢花,清香而不浓郁,雅致而不妖娆,一树合欢香满夏,人与花心各自凉。

长河浪花

# 母爱的阳光

□ 张勇

顺着春天的温暖
我寻找母爱的阳光
母亲紧紧攥着春
将鸟鸣花开
放进我蹦跳的童年

顺着夏日的绿意
我寻心灵的一片浓荫
母亲一滴滴乳汁
将我的梦
融进茁壮与碧绿

顺着秋日的金色
我寻找母亲失去的黑发
母亲鱼尾纹的岁月
盛满血红的夕阳
将我的笑容
涂染出红色的美丽

顺着雪花飘舞的方向
我一次次
捡拾起母亲的时光
那一片片思念
将缕缕母爱
晶莹成
血脉里的
圣洁
永远永远

# 豁子牙,啃苦瓜

□ 郭晓兰

提菜上楼,塑料袋忽然开裂,土豆急不可耐逃脱束缚滚了下去。哎呀呀,质量这么低劣。

“给你,阿姨。”寻思间,邻居家的小可爱已把土豆托到了胖乎乎的小手间,漏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一愣,蓦地欢喜起来。

好可爱的孩子,好可爱的豁子牙!“豁子牙啃苦瓜,一啃啃到老五家,老五家冒烟儿,一啃啃到天边儿。天边有个瓦罐儿,一啃啃成两瓣儿。”儿时常听常唱的儿歌光速度地穿越到耳边。只是至今没有明白,为什么单单啃到老五家呢?为什么啃到天边要啃瓦罐呢?

记得六七岁换牙的年纪,牙掉了,怕得很。把带有血丝的牙惊恐地小心翼翼地托给母亲看,母亲轻笑着接过牙,掰开我的嘴巴看一下,然后牵着我的手,来到屋门前,轻轻一掷,牙便飞上了屋顶。心里便安宁而快乐起来。似乎已被施了一种魔法,再也不必担心。后来明白,这种美好的祈愿,下牙扔到房顶,上牙抛在床下,是希望牙齿顺利长出,排得整齐。但成了豁子牙后,怕小伙伴说笑,不敢再轻易张口。越怕笑,越不敢张口,越不敢张口,一张小脸越是端着,一副紧张兮兮的紧绷模样,便越有人笑,越啃苦瓜啃苦瓜地痴缠着。急得天天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长出来没有。呵呵。谁没有豁过牙呢?谁又没有啃过苦瓜呢?

最最难忘



我比妹妹长了五岁,妹妹很乖很听话。母亲做活,比较忙碌,往往让我来照看妹妹。一次,妹妹让我背,我把她搂稻草一般搂到石磙上,踏下身来,然后不知深浅地猛一抬头。妹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当我惊愕地回头看时,似乎已经满世界都是鲜红的血了——我把妹妹的一颗牙顶掉了!天哪,要塌了呀,我吓坏了,留着泪壮着胆子查看妹妹的嘴巴,牙歪倒在嘴里,一棵树倒的模样,树根豪夺人目地裸露着。我惊恐莫名,仓皇失措间竟然下手把牙拔了出来!铭心刻骨的印象里,那牙根很长很长的样子,凛凛然地种在我的记忆里。妹妹哭得更凶,我把血肉模糊的牙装在衣兜里,想学着母亲让牙悄悄飞上屋顶,然后哄吓妹妹不要哭,再哭牙就不长了,不长牙会难看死的,娘知道了也要打姐姐。妹妹似乎被我涕泪交流的模样惊骇住,竟然硬生生把哭声憋了回去,抽噎着可怜巴巴地让我背回家去。

那是一段极为煎熬的时光。我天天爬起来就看妹妹的牙长出来没有,万一从此不长牙了可怎么是好!自然不存在这个万一。妹妹后来长了一口珠贝似的齐齐的牙齿。可当时的情境,实在令人寝食难安。母亲发现后,没有打,也没有骂,看着我的惊恐与来回互搓着的双脚,只是自己默默流下了眼泪。跟妹妹提起这段往事,她竟然眼泪汪汪地说,“咱娘养活我们姊妹五个,太难了。奶奶孙子多,顾不上,姥娘在东北,够不着,都能活下来,还在一起,很不容易。”轻飘飘的几句话,砸得我也开始泪眼婆娑起来。我知道她是指因为生活艰难,差点被送了人家这件事。岁月荒寒地瘦土薄,不到万般无奈,谁会轻易萌生把孩子送人的念头。生活艰辛可想而知,父母劳苦不言而喻。尤其是母亲。

一次回老家,母亲依然在忙碌,精心侍弄她的小菜园。我叫了一声“娘”。母亲抬起头,惊喜的微笑绽开在菊花似的脸上。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成了豁子牙,口里只剩为数不多的那么三两颗在孤独倔强地坚守阵地。她啃了一辈子苦瓜的牙终于萧索不堪,荒凉落寞,像她渐渐枯萎的人生。

“豁子牙啃苦瓜,一啃啃到老五家,老五家冒烟儿,一啃啃到天边儿。天边有个瓦罐儿,一啃啃成两瓣儿。”我在心里默念着这首老歌,眼泪被慢慢地,慢慢地拱了出来。